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6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

明盱江張絡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奕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太魁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沛浩潤重編

慶成舊觀

雜著

考祥文

孰爲祥乎匪物繇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殞地裂不足以爲殃茍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之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

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巳之躬有祥使出爲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巳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巳招山崩川竭雖爲可畏變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舐乳人以爲異斁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跖蹻喜色揚揚拓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嬉譁笑天變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興汝寧不思

誚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詔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㘦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慍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値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

得於天者不至乎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
舉目欣然皆識予意苟為不得雖予期接踵譽言盈
耳亦何預於吾乎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
遠者不取效於邇嗟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
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遊心乎沖漠之鄉
下造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
奚為棲棲焉隘狷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小技而子
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綺槐里以西征停策愳於道旁兮

覩高丘之峥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
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
䫗颾嘯于幽堂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曩志之無成惟
君皇之御極兮遵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
畢祖武而弗肯繼内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
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
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騰化兮永儌倪乎斯世何
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
民疲弊而不痊竒禍機于巫蠱兮妃亂丁毒而嚙寃
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

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所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忘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惻而廻遑惟所生之已甚兮或妖誕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惘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禱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質匪恒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廸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康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既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侵攸行弗越謂后惟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祗順暨躬暨胤人曷敢弗伏恩錫繼忠孝于將

來時飲歡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
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若臨覩栗栗胣胣罔有違
乎昭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諶乃裁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
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
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考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罹凶災罔豫刿
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摩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
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眚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
臣自茲始祗陳厥辭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

願輸弗亨以延師之脩齡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迭乃家勿墜厥海内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尚閔兹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只尺莫進如受縶維令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不可以忱篙人觽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斬舉

歲當大比羣士畢來天府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耻咨爾風伯幸停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於幾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旣奪于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濕洋

雨暑風旬月機作盡撲而搿之今雖已無可奈何遺
粒委穗不富風水衡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
訴于帝而遣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
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
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
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
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儼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内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剔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

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　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見旒被裳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階圯之下無間深山窮谷埜埜而有之今二三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

財酒食餼巳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特牲酬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悶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顧成變置其社稷

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懐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未侯有不去而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

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為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為也某腰下有三尺劒欲為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輙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倘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戮咎賦

敷言而　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為理兮要予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遵徃兮　火中以為期匪道

衍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翺既遊於貝闕兮夕爻
息乎瑤之圃睹珍瓌之溢目兮胡獨　猶豫而不聚
豈昧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璪璧兮
匠夫懷之而禍已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秘穴
悼道文之湮喪兮　之惟軼比吾濟乎大江兮
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深潏兮虬螭號進只尺其
莫遂兮忽回薄如羽毛縡絙設而奚施兮傺恒沮以
煩勞豈好遠而負重兮將弘毅以作聖苟斯道其可
望兮雖瀕死吾何病朝一餐而忘味兮夕假寐而不
安君芒刺之窒吭兮既決去而能言踵四瀆而東騖

兮挹山川之麗淑岱宗屹乎比屏兮龜與嶧其聯矗
兩觀岌其如塌兮欽明刑之震肅跽含萌於杏壇兮
睇佺逭之森若蹟雖存而世久兮欲咨詢而未能魯
冏公其已衰兮文獻泯滅而誰徵倚壞垣而大息兮
問吾生之已暮俾覿聖而友賢兮 豈不顧乎此度
喟揭復乎盛時兮固宜冥趨而 步昔子輿之有言
兮謂凡民乃有俟豪傑謇其時出兮微文王猶興起
余雖不及古之人兮幸賦予之靡異帝既命之以至
純兮親又廸之以遠志曰聖言具在兮爛日炳而大
示能潛心於求索兮徹與徹其 致何有積而不增

兮孰云行而不至恭邪訓而自省兮震雷霆其若驚
從洋洋之江海兮蹈疑漸之始冰遷微入於中流兮
舟檝而　　　兮執汝操之弭貞神安余
以　兮　　　昭明而光大兮曾不
越夫一語無嶢嶢以爲大兮無　以爲頗無矯矯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昂兮正而弗亢無
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可尚剛毅聖之所取兮柔
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　所　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羣猾
之攸　懷斯言之不能忘兮　吾意之未堅始敬

而不息兮茲少　逢悠揚蛾眉之婕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鶩兮　與之競食屈姱麗
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貫正言而　兮椎魯
惡而遠斥顚蹐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　立言
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
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懵不顧而徑趨鳶帖翼而下
搏兮孤雛以爲　狠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恒隱於不測兮謗恒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
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好脩兮　微而不揚方
進躋　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　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以爲師
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枯之將貴脩虛抱於周莫
兮曰非　敢　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　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
謝之恆理擠俊而訕哲兮　而何恥繫人厥有
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　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歸譽
兮毀　昔忠人謂何兮明憯戚於細故神
不於　兮　平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　起　何異蜉蝣與蠛蠓

馴麒麟以駕軏兮繫　　兮鼓元氣
而凌鴻蒙吾將覩天　　關兮
責於外物兮　期企乎原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儲恒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
布　展肆一呼而一吸兮爲發育與揫斂羣物
從而榮悴兮　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　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
廣兮夫何衡而能　極靜靜乃動之根兮
五氣上朶行而妄動兮庻類之管庻類之管化

其無成別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紛紛
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如夢　者聖師之無憂猶
日　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
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兮佞之為　而潛
思兮弘敞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與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與為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
嘗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
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　切兮何異
蠛蠛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

餘可以以爲迷標禮樂以爲檝兮施仁義以爲舟濟
湜　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静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
潛心於沖漠兮夕重之以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
扃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既往吾弗谷懷明德之在巳兮耻流俗之狂
猥若默　而行正兮惡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
周禮兮競咡噪以　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修兮先　之中情敢静學之嘉
名兮錦齋居而服膺賢聖匪降自　兮脩道以立成

尚慎終以典息底言之可徵　原本缺誤

憫知賦哀葉延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勝隱而遺屯覘冥芒而無覿兮聽聾聵而無聞披精思於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嫮志兮泄宇内而求友　既高　采兮亦微容而寡愛紛瓌琦之豈無兮湜珍麗之叢操粲而俄蹄兮或始揚葩而遽朽蔘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號昊天而太息兮儵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兮慨吾道之將微惟　業

之靈胥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顓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銄羣言而
交貫兮迴孤舉而　奏應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
卻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閧以衒
鬻兮兢攘竊而不怍苟得之以為宜兮失怨悱而不
釋快肅目之睽眂兮機詐險而自賢蘇腐櫟以為芳
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甗實豆兮毀擣珍為穢臚斵
劇泉以為領兮謂錦纈可苴屨舞山雞以效祥兮威
鳳羞而　羽既自欺以惑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
若子之誠一兮　於名而實富在徃歲之孟春兮斂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以文章
醉稱觴　以孰
寐兮　恭
眩惑矣　九州之廣大兮固三
代之疆　何賢哲之寡　兮不逮古之多士天既生
而偃之兮人莫窺其太始將忌能而嫉智兮天與人
其同致昔洙泗之啓聖兮興才蘇其並出大或侵於
造邦兮小猶易夫千室使僅得其一二兮真足極斯
世之遺失嗟呼不及古之人兮又無友孰自律受形
氣於大化兮知終盡之有期生有益之爲美兮何壽

天之足議松柏薪於空山兮與朝菌又何異生有樂
而可耻兮死有厄而足貴吾曠觀乎宇宙兮等萬古
於一漚揆庶彙之消長兮審二氣之所由山有圮而
爲谷兮川有壅而爲丘化昭明於腐兮鑠覆載而不
少留彼天地山川且有澌滅兮矧天人復誰　重日
佩美兮襲芳宛可慕兮難忘蜎遊去兮何爲生不永
兮使人悲庸多壽兮哲夭殃　兮誰兒誰考遊太
初兮返其真憑風霆兮挾星辰帝覗下兮察其仁異
才降矣後復振　原多缺誤

友筠軒賦

惟青青之玉立俯猗猗之軒楞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森秀蒼雪灑乎凉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鶵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而節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凉溢芳樽日穿漏以煥金水環迴而漱鐵坐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碁而雅歌或

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與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讎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驕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馬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氍毹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嗤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聯龍顏采玉芝於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

之濟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眞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溫溫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
獲我心正侯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
人汩汩兮誰爭于所蹤一呰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
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
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
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
及諸孫燧爚燿而以字爲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

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約之爲用惟絲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僻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爚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内則其輝也盖遐而喇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元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子宜有不至既冠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章用之於身既要而詳天下庶事紜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爲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illegible]乎外施施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

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既立繇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甚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二句）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孚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於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恭有君子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辯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來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

身本篤行揚之仁居義塗勿怠於爲政飭於家洽比
閭里暨躋於位惠澤爾溥率履弗越斯爲允資貴成
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易始於茲備
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
飾於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冑有
伉其門易以亢家在爾後昆倫爲爾名光明是勉明
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尙
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
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恒人之身望
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

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
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於學學功既進乃亦有獲衆
怯於善獨勇於爲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
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
熙於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
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
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
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辰炤宣天胡致斯陽體充
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彌乎
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

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為辭令為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為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家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字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有不獲者命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

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兮道囏且阻鯨鰐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

君兮我心勞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兮霧杳冥毒氣濛天兮蝮
虺文鳴蠻之一人兮[illegible][illegible]嘷嘷被髮兮倮行血為飲兮
菌類[illegible]蕢觀[illegible]石之處[illegible]月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
華屋俄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
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
子客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佚佚汝周兮汝里食
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豣獵有鶉兮是有鯉有子
有養兮羞服溫吉望不遠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
歸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為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遯獨處兮蠻荒謂誰

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
貴我兮賤我畸能違兮天常既知命兮何悲聖不遇
兮矢言居夷兼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繇余兮
季札夷之產兮膚哲諒何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
合嘗劇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粻含故鄉可無思
兮皇之恩不可忘特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
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外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
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壤

籍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吕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眞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黄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鎭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

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覲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揚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辯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愼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疇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酹先酒益思麴蘗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尚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及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為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祠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

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之同體嚴事死如事生上以萃高曾祖考之靈下以洽兄弟子姪之志燕毛序齒佇觀睦族之歡鳩財僝工請盡奉先之道在我宗屬各畢厥衷無或乖違以忝吾祖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　浩　潤　重編

表牋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
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
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
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
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繇膚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
王崇德報功為心能自得師於人為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

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
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領之第宅又遺以安吉酒時出於
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
眷益加禮文彌盛髹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胡耇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
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
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

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餧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晝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祗奉恩言特頒名剤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益其
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
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
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
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貞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
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
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遯時之技雖不

踰於常流而行已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匕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爕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奬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較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吉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奬之隆恩報無

所欲重聽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益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倘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

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
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
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
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
風哉臣無似顧盍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
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
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
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
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
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

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
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
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
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
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攜
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
宗尚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
畢得遺昇仍至濮中教飭愈兼守視書室實望外之

恩愈等嘗製名字刱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
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
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
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葢
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
無任瞻仰激切屛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
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
𠡠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

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為愧負理宜攅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耋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阜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譏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幷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焜耀千

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臣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吉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眞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

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懃且感謂有瞻覲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瘠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

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俾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回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釁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艮顯家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

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
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
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郤疑之詩就乞并書於
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
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
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
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
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益欲教人以德非

將欲昡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章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删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録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奬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致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

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况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干正祗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顔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干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疏直爲文亦多

激切少温婉之韻如公卿貴人所須悉涉乖忤每每
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
半日摸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
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
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
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
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
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
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爲失之此而
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蒔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

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蓮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覼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衡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欽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

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
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踈野言辭戇迂不顧衆
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
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撤席命觴親
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
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
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美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
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不爲歲寒

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酉昨郎百戶至傳奉敎吉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
說初不知芝蘭公之弃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
特殊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愜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删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
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
意正如此使人皆有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

本柢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㫖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予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髪之見他日當俾録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慮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宰名刹羣緇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叙和南洲玄極及張

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墳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感嘅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温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為喜況膚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為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

新製宮詞相宣金玉並奏貞盛事也近作癸鄕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聘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耻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己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身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

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
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炤借朽木以光華喜
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
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帲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
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
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
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
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扆已踰十旬自暑而凉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廵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敎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删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艮顯重拜賜詩過承襃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煇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

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
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敎令備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較今附六
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
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
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
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
日卽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
樂舞略有可觀嘗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

分司者與祭則皆樂之餘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嶽伯奔走先後蔽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喜非有私也受恩

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
王所以為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
安食飽無絲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
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為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
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
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賢之淵微念皇圖
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為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
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
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欽承敕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知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冬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巍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苫闔

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
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
力給棺櫝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
無不周而臣受炤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
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繇親逮踈藩飾之光華服食之
溫飽何莫非膚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
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
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
將然之謗彌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匪
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

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繼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異臾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

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尚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為職雖樗朽

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譬過修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顛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已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閒閟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部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巳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葢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葢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篤皆繇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

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屬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

斯甚可恨欲成之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巳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茍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

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蓋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覽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譏於不知者亦又何辭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見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

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覩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乎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予

云請後必有樣云云要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繇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葢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千里之内而不得況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茍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羣笑而交嘲之則非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

乎益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為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

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於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繇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繇是歐陽氏之道著於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

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内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於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遊吾於是卒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葢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鄉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

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遠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棄始有所主於心且知趨向嗟乎執事之

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於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投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

士勞來是以動衆廢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汚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忌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

而有過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客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於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凜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

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柄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均之中

發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濟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二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閟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

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闊之情綢繆忳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為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客鮮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為當世所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耻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

所甚病來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業自去冬以來得𤸃疾彌年不忘寒暑稍間還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瞀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校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屢聯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迺儕輩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壄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戈執戟捍封疆清徼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頹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

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為已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有歛其敎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緣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已舉傳行世先子事行固得附末簡以

傳甚幸甚幸家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
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
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
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曾泯滅但無人振起之
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埋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了
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
命有便時惠書間不宜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
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
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

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　非　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之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已得之於胸中　不勝邪執事其謂之　乖離久

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典於講切者近借到程
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於其時與
聞其盛然固有　徵不　猶典者況相去未甚
遠其蒞大章爲世文　諄諄導之以路豈能
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　顧自力如
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
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況於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
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
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孰

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巳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禀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其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眞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遺童子行畧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旣執事必能察之　原多缺誤

去年得叔度書巳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諭欲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較

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其卧病山中無繇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繇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勤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眞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藴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呰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

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逼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搢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韙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汚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

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戮子孫

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寬遂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
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言乎
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
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
而已矣身受其患何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
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
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
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
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
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猶亦見其不量力而

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稱闘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奬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illegible]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膝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

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

天之生斯人也㦲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㦲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　望之治　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餓乖柰之憂

下欲其無崩損潰圮之灾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
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
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不□其子無
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
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使之平逼四海九州
之内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
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
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
人斯人不愿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
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

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寂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

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巳治人二者而巳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巳而為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巳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為則人理廢爛久矣今天下亹亹然皆將以道德為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説足以誑惑斯世其　為　　其　為三綱二紀其體為仁義其用以為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巳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

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
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
是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
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
無望乎縣令而求之賢者君子於世未可知也越
數世求之　焉　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
而不行道　子不以有　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愚
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　之道托
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
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

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孰事所恐居也其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　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其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　而予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　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恐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

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　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閔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原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愛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救訓

誘之事上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
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疏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
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纎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
其非相規相諫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
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
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
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儻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
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
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
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徽

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雖盱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役之而不憤惟天

不詐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眞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欺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才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上及華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

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羣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横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其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毓事以謝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此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

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
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
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
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
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
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
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察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
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過
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
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

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離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

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其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柰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甚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即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於太史公公

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説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是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葢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敘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友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與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

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逼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為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

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追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諸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逹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

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傳中簡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顏而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賛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

安車東歸孝孺嘗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問禍
具謝不敏盍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
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
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
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巳私
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於翰林
太史公館下執事溫溫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
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

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覩輒涕流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狸在後

而相追聞人疾呼猱走即震慴駭膽周章四顧見持
梃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呼
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
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
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則昭雪之其功名卒
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
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
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詳禪
未終踰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
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發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冕圭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得學哉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固有能勝天者

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人彼庸
人者每以得失為喜戚而豪傑之士　而著於來世
匪爵祿而貴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
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
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烔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
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
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
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
某闇劣非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
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

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
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原缺

與潘可擇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於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
之贈以文辭儗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既而
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
維無繇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
私願矣又迫於譴構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
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
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即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

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徒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為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為學者覗效不督敎以所不及

而嘉之不過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其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其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窔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繇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其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

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膽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摭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戇駿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寡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

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悵悵與樵夫野人為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繇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巳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

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諸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憒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絶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

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卻僅發一二聞問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較師甚以為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較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為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為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illegible]百年奇偉之士不

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煒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益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嘗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

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勤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郎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遲緩者此誠足罪

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閒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炤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嘌於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眞知斯文之足取也祗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

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修修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洞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延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弟事繁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

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幸汗奉狀伏冀鑒
亮

答陳元釆 即王元釆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
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
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
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
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
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
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恧憒悶竊自悲歎安得

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
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
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
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
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
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
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渾乎後者未之講也義
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棼如絲毫而易溺難致
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
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

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覦有或顚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敎我者寧止若斯而巳乎僕之過

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蘗廷振之亡哀經中不能往弔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叙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

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
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
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湮漫不知其爲何時
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
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
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
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
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

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紓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尉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假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况僕近年為疾疢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為可喜者非惟不暇為亦不復為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為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

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求傚辭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
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愧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
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
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
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
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
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
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
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

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汩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既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既而思其言葢以醫爲漏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葢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葢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脫青又無人繕寫不果寄

上從吾遊者造圜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怏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與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

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刱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談言盈耳夸辭滿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罔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詎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奬若真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

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康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日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

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議可謂直矣而反覆枝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議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數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

以告我使絲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此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即動今先附一書須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値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効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即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㾓下疾近又

患疛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寄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長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歷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旅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擢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溷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弃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

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

亦未必識其眞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耻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於無窮績周統於旣沒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輿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

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借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宜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其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

遺事成一小書上以幽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為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况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為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

行之人既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若欲析而一一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忘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士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

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錄是而典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蘄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覩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

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絶無自得之味思一屛絶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

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耻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

欲其專意為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氏聰來其為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為少但不喜學故無繇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即行邪及造宅請見為恨耳孟清

來聞尚留求到海上頗惕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
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序答其意幸覩
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
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
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
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
公家尾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蹟略不足考
其本末雲谿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
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㰖園愚可學可見弟及
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

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絶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亂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瘍下疾近又為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寫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illegible]

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悵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卧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宜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咏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柏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徵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

字少緩錄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覼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冑興無繇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探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眞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怵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
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粤南之士往往傳至文
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
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
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書便面致
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
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
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閎耿
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
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

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於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眞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繇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攝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評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

無繇湊見徒有傾向而已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終

無錫秦見發有俯向而言

寧海儒學教諭林書

訓導　丁晟　王大　校